

# 让文化历史灵动鲜活

王充阔



与曾国藩相比，我更钦佩张謇。作为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曾国藩可说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居京十载，他中进士，授翰林，遍任各部侍郎。外放后，办湘军，创洋务，兼署数省总督，位列三公，成为清代立国以来功勋最大、权势最重、地位最高之人，达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且通过内省功夫，跻身圣贤之境，内圣外王，“不愧天地之完人”。

然而我却隐隐觉得他丧失了本我和生命的出发点。他既要建非凡功业，又要做天地间的完人，实现内外的全面超越，他的痛苦也由此来自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对他的忌惮猜疑，

同时为树立完美形象，言行谨慎，如履薄冰，事事追求圆满，必然产生矫情与伪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写：“近来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

与之相比，张謇犹如长夜先行者。张謇的科举路很不平顺。眼见甲午战败，思及26载蹉跎、120个昼夜在窄小考棚白天答卷晚上蜷缩休息的经历及八股文对人才的摧残，状元及第的他毅然决定抛开仕途，走实业、教育兴国之路。

确立“父教育而母实业”的发展思路，他先后创办20多个企业，涉及纺织、印刷、造纸、火柴、肥皂、电力、盐业、垦牧、蚕桑、油料、面粉、航运、银行、房产等行业。他兴办的370多所学校中，中小学之外，重点是师范教育以及农业、医学、纺织、铁路、商船、河海工程等专业教育。他创建了工科大学、南洋大学，支持同道创办复旦学院，将医、农、工三个专科学校合并为以后的南通大学，还联络教育界知名人士，酝酿将高师改大学，东南大学由此成立，创建了一个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

在思想理论建树方面，学术界一向有“照着说”与“接着说”的评价差别。前者体现传承，好比在固有楼台上添砖加瓦；后者更着眼于创新，致力于重建楼台。张謇作为开创型实践家，当属后一类。从历史学角度看，后人推崇某一个人，既考察其做了何等有益社会、造福黎民之事，更看重他比前人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

说“愚于近人，颇服张謇。”

无论是曾国藩还是张謇，乃至中国历代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他们在所处时代中的所述、所为，都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根脉的影响，并以自己的实践丰富着这一文化。这也是我写《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所选取的角度。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脉、血脉与命脉，国学是中华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纵览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华文化拥有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为中华民族增添了高度的自信和无比的自豪。

不少人将国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等同，这是不科学、不严谨的，它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传统文化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有物质文化(如器物、服饰、饮食、建筑等)、制度仪式文化、精神文化(知识、信仰、艺术、宗教、哲学、法律、道德等)；而国学，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范畴相对狭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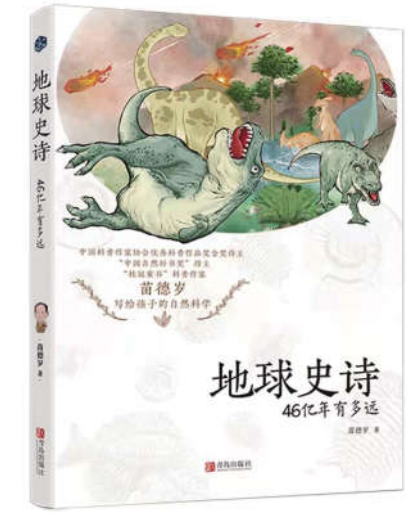
所谓“国学”，是相对于西学、新学而言的。清代末叶，欧美学术进入中国，人们便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称为“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梁启超说，国学是关于道德品性的学问，也就是砥砺自我之品格、德行的学问。以学科分，国学包括今天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思想分，有先秦诸子百家、儒道释三家学说等。长期以来，儒学贯穿并主导着中国思想史，其他列于从属地位。

从学理上讲，中华传统文化有儒、道、释三大支柱。儒、道是本土的，在中国最先产生；东汉以后，中经魏晋南北朝与隋唐，佛教传入、传播，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作为中华传统人生智慧，相生相发，相辅相成。儒家讲求入世进取，强调刚健有为，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究精神超脱，道法自然，安时处顺，无为而治，以柔克刚，以静制动。佛家讲究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干扰，化烦恼为菩提，淡泊名利，“放下为上”。

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有些历史文化散文，借助史料的堆砌来救治心灵的枯竭、弥补精神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性，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主体，见不到心灵展示的维度。

历史文化散文应该是亦文亦史，今古杂糅，是哲思、诗性、史笔的有机融合。它们应以史事为依托，从诗性中寻觅激情的源流，在哲学层面上获取升华的阶梯。通过文史联姻，用文学的青春笑靥给冷峻、庄严的历史老人带来生机与美感、活力与激情；而阅尽沧桑的史眼，又使得文学倩女获取晨钟暮鼓的启示，在美学价值之上平添一种巨大的心灵冲击力。

中华文脉浩浩汤汤。我们走入博大精深中国文化，也走向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走进汹涌澎湃的心灵世界。



##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精妙交织

施婧

《地球史诗：46亿年有多远》由古生物学家苗德岁教授创作，是一部讲述地球的生成和演化历程的科普读物。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地球在何时诞生，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地球上的生命从何而来，地球给予人类哪些资源这些问题都在书中一一展现。当下，少儿科普市场虽一派如火如荼之势，但关于地球科学的作品并不多见，像《地球史诗》这样能系统讲述地球演变的原创作品更是凤毛麟角。

地质、地球、自然、历史都是宏大的主题，想讲好并不容易。地球科学作为基础学科之一，几乎可以辐射到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要讲清楚一个知识点，需要涉及多个学科。面对有太多基础知识的少年儿童，如何将多学科的元素整合成精美的综合体，如何将艰深的专业知识转化成可读性强的语言，是少儿科普创作中的难题。

苗德岁教授在《地球史诗》中克服了这些难题。他以科学性、文艺性、趣味性“三合一”的文笔，向读者娓娓道来，呈现出“孩子读了不觉深，大人读了不觉浅”的微妙效果。他没有长篇累牍地堆砌知识，而是游刃有余地把控篇章节奏、难易、长度和逻辑关系，并且用一个个妙趣横生的小标题串联起来。所有章节层层递进，由浅入深，带领读者一步步探索波澜壮阔的地球演化史。

该书第一章从常识性的地球切入，介绍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地球的大小和形状、地球的年龄等，既是为了轻松地引入地球演化史这一主题，也是为引导读者进一步阅读后文埋下伏笔；第二、三、四章是讲述地球46亿年演变的重点章节，是该书的核心，分别讲述了地质学家是如何利用地层结构判断地球演变的，地球46亿年来发生了哪些地质变迁，人们对地球演变的认识有什么变化，以及如何从生物演化的角度看待地球；第五章介绍了地球46亿年来积累的丰富资源。末尾，作者加了个“我爱我家”作为尾声，紧接前一章，谈及地球资源利用的现状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呼吁读者保护地球、保卫家园，为全书作了主题上的升华。

细节可以体现一部作品的创作水平。该书作者把严谨、深奥的知识分解成一个个小版块，每个标题是对各章节凝练精准又生动形象的概括，让人读来丝毫不觉得枯燥。比如“什么是化石”“地球不是平的”“卓尔不群的火山”等，没有故弄玄虚，单看标题就一目了然。另一些标题巧妙地化用文学元素，比如第一章的标题“初识地球真面目”，源自古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者还善用比喻，将抽象的概念具象化，比如第二章标题“阅读地球‘石头记’”，看到这七个字就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翻开读才明白作者是把地层比作一部地球历史的大书，教读者如何“阅读”石头，如何通过地层结构解读地球变迁，从而认识地球的历史。

# 一碗茶汤 照见半壁江南

林颀

主流叙事的小说不容易出彩。一来，读者看惯了形式多样的文体，胃口养得刁了；二来，怎样均衡红色价值观与文学的自主意志，难以把握。

王旭烽的小说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难题。这位被江南烟雨浸润的作家，继“茶人三部曲”之后，又完成了长篇小说《望江南》，这些作品构成了统一的整体，不断讲述生活在杭州的忘忧茶庄杭氏家族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家族历史见证时代风云。王旭烽小说丰富的文化元素、文人趣味和地域的写作视角，让它们在同类作品里脱颖而出，具有个人鲜明的特色。

小说以陈布雷的葬礼为开端，酝酿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这场葬礼牵连着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党派立场，杭家这代的当家人嘉和沉稳持重、遇事三思的性格，就在这场景里展露无遗。隐踪在外、周旋于政治圈子的嘉平也在此时归来，他的神秘身份与担负的任务即将引发浙江政局的动荡。两位男主角的出场，落笔不凡，纵横牵绊，小说的布局初见雏形，人物也立得住，一部好小

说的气场就出来了。

《望江南》写得好的另一场景，是小年夜祭祖。山中养病的杭盼带着国民党飞行员曹家远回家，亲共的一对年轻人杭汉和黄焦风不见人影，黄娜以为叶子撞倒杭汉和焦风，发生争吵。焦风是嘉平新婚妻子黄娜的孩子，而庸俗不堪的黄娜实际是骗婚赖上嘉平，嘉和夫人叶子是日本人，与嘉平离婚后与嘉和同居尚未正式成婚，另外，方越是嘉和的前妻方西冷与李飞黄所生的儿子，八面玲珑的方西冷现下与美国记者凯尔打得火热，想要带方越或杭盼去美国……如此复杂的关系，围绕着年轻一辈的恋情、家族的秘事与围墙外隐隐传来的风声，写作难度是很大的。

王旭烽处理得很好，让我想起《红楼梦》的中秋宴，旧时民俗做了幕布，大家族聚会，登场的人多，热闹、喜庆，然而，一丝丝苍凉渐渐地沁了出来。这一场家宴，每个人物的性格都跃然纸上，分配到的笔墨不多，而那些隐含的枝节，旁支斜出，交错罗织，一张网悄悄地罩了下来。

在众说纷纭、人头攒动的一派嘈杂中，王旭烽捕捉住了每个人单纯的、简明的、真实的声音。历史是看不见的存在，巨大的目标就在前方，它要退回到个人，退回到每个人具体的境遇和行为举止，每个人的内心想法，历史才会变得鲜活。红色叙事不能虚张声势地打出旗号，要把视线聚焦在个人的身上，王旭烽以他的机敏和诚实，发现了与历史对话中的真我。

《望江南》的优点，还有语言特色，张弛有度，不乏抒情和诗意。冲突激烈的忘忧茶楼劫案一幕，处理得干脆利落，突出了李飞黄的形象，半疯不疯，唱作有加，杭寄草与罗力这对久别重逢的爱人的心生间隙也呈现眼前。人与人之间的原本亲密的情感，要怎么抵御大时代轰隆隆转动的车轮呢？书里的几段恋情，嘉和与叶子，杭盼与曹家远、杭汉和焦风、寄草与罗力、杨真与邹远志，都写得单纯而美好。爱，是杭家人在世间立足的锚，爱，是作家赋予人物抵御时代风沙的盔甲。

杭嘉和是家族的中心人物，是书中



最通透的人，他以淳朴诚挚之心待人，以无为退忍之心做事。在航道变更之际，他把住了风向和舵。书中有一段，嘉和接到方越的来信，信写得朴素得体，嘉和深感，方越已经感染了杭家人对美感的感悟力、精行俭德的茶人气质。我想，这句评语是对茶人精神的高度概括。人生如茶，所有的波澜、所有的辉煌终究会趋于平静，但好茶可冲七泡仍余韵缭绕，虽淡如白水却依旧清香悠远。

好书如茶，斟一碗茶汤，细细地品一段历史。

# 从《北纬四十度》看出去

朱炜



公元前300年赵武灵王时，今浙江德清县域由原吴越之地划入楚国之境已三十三年。一年前的垂沙之战让楚国从霸主之位上跌落，改变了七雄的格局。是年，秦攻楚，赵再攻中山，此距后来秦统一六国不到十年。赵武灵王始修北长城，是中国最古老的长城。陈福民的新著《北纬四十度》正是在长城根下开篇，一直写到17世纪尾声的清康熙皇帝。

康熙朝不修长城，却极重视修典籍，所谓“易代修史，盛世修书”。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至十三年(1674年)，原武康、德清县相继修成县志，两部县志合起来大致即今德清县志。这件

事足以成为一个标志。

尽管康熙之后的雍正、乾隆、嘉庆、道光都有修志，但没有一朝是两县同修的，对于今天的读者使用县志不免受限。德清所在纬度为北纬三十度，与北纬四十度差了十度，该书无疑提供了一个高十度的站位与视角来看德清。这是纵向的阅读。

莫干山坐落在德清，同是北纬三十度，英国人马克曾居莫干山，并写了一本英文的《China Cuckoo》，吾友薪松翻译了书中第十章：“莫干山在东端，往西山山相连，直到天边的喜马拉雅。而地图上弯弯曲曲的山脊线遥指珠穆朗玛，再往西行就是欧洲了。山超越了它的意义，横亘东西。归去来兮，既处同一群山，则聊可欣慰——但首先我要熟悉自家庭院。”这是横向的阅读。缘此，无穷的远方与想象，无数的人物与故事，都与我们有关系。

伏案，或仰天，或平躺，用经纬勾勒一张地图，聚焦一个地方，因为一个话题，关系到一段历史，然后找来找去的

古代典籍，今人著述，看一遍，梳理一遍，与其说这是在为后面的写作做准备，毋宁说是在做学问。可是真要上手这样的题材，接下去少不了又一次次的实地走访、走望、走逐，以达到思想走笔，渐入佳境，最终展开和呈现一幅鲜有作者印记的有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

听过很多遍了，“大事不拘，小事不虚”，很多非虚构文学作品都会遵循此规矩，但先人为主的虚实结合，多少带着浓重的演绎成分，导致同类作品不如上一部或者第一部。究其因，经验作怪，经验害人。而《北纬四十度》打破了这种常规，是有节制的写作，是近乎严苛的写作，文学的方式只是在为书中跨度两千年的历史范围赋形，而文字里的克制让文字背后的情感更加牢固一体，不掺不空，也就更具北方气度。

因此，该书的独特显而易见。正如陈福民所说：“随着岁月迁徙，经验逐渐脱掉它炫目的情感外衣之后，判断就有可能颠覆人们的固有成见。”李广不是“难封”，这位“龙城飞将”未必可以“不

教胡马度阴山”，他其实是败军之将，并且屡败仗。相较于一考即满分的卫青、霍去病，李广连补考都没有及格。书中《失败者之歌》一篇，写得令人不得不佩服作者驾驭、处理这类题材的核心能力。

已故作家余光中的散文中很注意文白交融，似是继承了“五四”散文的流风余绪。文白交融不是文白夹杂，是适当地在白话文中融合一点文言进去，会很漂亮。按理陈福民这一代作家，是不在使用文白交融的作家序列中的，他们大可以放开写。奈何他在书中要引文言，下面再用白话解释，也许他是为省去诸君查证之繁冗，说到底他是对史料运用很讲究的一个人——言出必有据，有了这些史料原文，他的一些不同的观点就立得住脚了，驳不倒了。

不知不觉间，“文化大散文”写作已从三十年前走出书斋的《文化苦旅》式提升到穿行史籍间的《北纬四十度》式，越来越强调史识，呼唤深邃的精神识见，使读者从中获得一种愉悦的精神发现。

## ◎好书推荐◎

《古典植物园：传统文化中的草木之美》  
商务印书馆  
汤欢著

全书广采博收诗书、本草学、民俗学、社会学等领域的知识，运用以物说文的手法，以实涉虚，透露着博物学式的审美情趣和雅致清丽的古典韵味。书中包含100余幅精美彩色插图，为读者建构出一个意趣盎然的草木天地。

《古典植物园：传统文化中的草木之美》带领读者借由植物通往自然、文学、历史、艺术的世界，激发读者对自然、知识、生活和传统文化的热爱。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这本书让读者在植物丰富多彩的世界中感受着文学语言的纯粹，以及诗意栖居的天人合一境界。